

阿里

毕淑敏

首部关于西藏阿里的小说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阿里/毕淑敏 著.

—南昌: 江西教育出版社, 2009.11

ISBN 978-7-5392-5503-3

I. 阿… II. 毕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90998号

书名: 阿里

A LI

作者: 毕淑敏

出品人: 傅伟中

责任编辑: 熊侃 万哲

策 划:  念念文化

特约编辑: 刘玉浦 印超华 孙丽莉

装帧设计:  13661164039

出版 江西教育出版社

发行 江西教育出版社

社址 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

邮编 330008

开本 710×1000 1/16

印张 18

字数 250千字

版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书号 ISBN 978-7-5392-5503-3

定价 28.00元

目 录

阿 里 001

阿里。

阿里是一座高原——在我们这颗星球上最辽阔最高远的地方。

“阿里是什么意思呢？”我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在遥远的地方问。

“阿里的意思就是‘我的’，‘我们的’。”那女孩轻轻地回答。

银牦牛尾 074

拔鲁不停地在冰河上翻滚。距离太远，听不到声音，但从溅起的巨大冰块，可以想见惊天动地的破裂。拔鲁像巨轮沉没，长长的银色鬃毛和冰雪融为一体，庞大的身躯在淡蓝色的冰水中渐渐隐没；它的妻子紧紧跟随，有一种夫唱妻随、前仆后继的英勇……

周云墨痛不欲生：“天啊，它们淹死了……”

藏红花 088

肠管已经冰冷，鲜血不再流淌，水杯的边沿已经冻住。高羔子气力耗尽才做妥一切。他舒舒服服地看着森凛的天穹，云霞幻化成一个个胖胖的婴儿，在那里微笑，嘴唇由于藏红花的浸染，艳丽如火。

尤天雷青春的肌体，完全展露在冰冷的水泥停尸台上。强健的胸肌，颀长的四肢，像标准的运动员塑像。唯有腹部破烂不堪，遗下一个血腥洞穴。朱端阳撕扯大团脱脂棉，像絮褥子一样，絮进尤天雷的肚子；然后用一贴新的伤湿止痛膏，换下手腕处那已灰脏的一块；最后，给他穿上缀有鲜红领章、帽徽的军装。

好一个英俊潇洒的青年军官！

即使肖玉莲不留下遗言，她的尸体也无法运走，这里虽已临近无人区边缘，但每个活着的人也都临近了死亡的边缘。甘蜜蜜只是从身旁医生手里接过行军锹，立在肖玉莲头前，留下一个标志。

从此，这里不能再称做无人区了。一个美丽绝伦的女兵长眠在这里。

阿里

阿里。

阿里是一座高原——在我们这颗星球上最辽阔最高远的地方。

1

那时候，每年临近“五一”，老百姓捐赠的春节慰问品，才能运到阿里高原师。

和慰问品同时抵达的，还有信——整整一个冬天攒下的信件。军邮车像穿山甲似的拱雪而来，明日还要满载而下。信从邮袋里像碎木屑般倾泻而出，将通信科的库房壅满。

“走！周一帆，去看信！”游星不由分说，扯起我就走。

我自然是极想早一点看到家信的。但是不成，我是班长，高原师第一批女兵的第一任班长。领导早已明确规定：军邮车到来的日子，任何人不得进入通信科私查信件，只有等待有关人员将信分批分拣送出。鉴于出现过众军人哄抢信件，造成大量信件在山风中遗失的严重事件，军邮车上山的那一天，通信科加派持枪双岗。

我没动，游星也终于没动。她父亲是高原师所属军区的副司令员。我是囿于小小的职务，以身作则。她大概想起了威严的爸爸，

要给老头子争光。

我们傻呆呆地坐着，面对通信科的石头房子，望眼欲穿。亲人们的最后信息，是去年十月大雪封山前递上来的。整整一个漫长的冬季，那些信被翻得褴褛不堪，所有的话都像毛主席语录一般，在梦中也能复诵。现在，就要有新的歌来代替古老的歌谣了。我的父老兄弟们，在遥远的平原过了怎样一个冬天？噢，还有春天？这里的冰雪刚刚融化，那里按节气已是夏天了。但愿他们健康平安，千万不要遭灾生病。若是好消息，来得慢一点也没关系，等待充满焦灼也充满期望，像含一枚糖橄榄，值得回味。若是坏消息，千万不要来！还是让我保存去年冬天最后的印象吧。不！不对！要是坏消息，还是快一点来吧！道路已经开通，可以给家人寄钱寄药，附上一片迟到的孝心。实在不行，还可以向领导苦苦央求，放我下山，回家去看看，也许还赶得上……别想得那么坏，也许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又接到一封平安家信……

炉子上的大瓷缸咕嘟嘟地冒着泡，好像镀满茶锈的缸子底蹲着一只不安分的大蛤蟆。高原气压低，水不到 80 度就开，冲不开茶叶。于是人手一个小水桶般的茶缸，成天蹲在炉台上，煎出中药般浓郁的茶汁。

“哪天咱们下了山，喝用开水沏出来的茶，也许另是一番滋味，就像生苹果和熟苹果的味道是不一样的。”心里想的是信，我嘴上却这么说。

游星不答话。她不喜欢我的故作轻松。

“信来啦！”有人在外面像报童一样高声呼唤。

我们腾地蹿起，全然不顾高原上不许贸然奔跑的禁令。

第一批信件中，我两封，游星一封。

我忙不迭地撕开信封。动作太匆忙，连着信瓤扯下一缕，风筝飘带般耷拉着。一目十行看下去，看着看着，眼泪就掉下来了——

妈妈病了！我急忙去看信尾处的落款，是去年十二月的事。后来怎么样了？我亲爱的母亲到底是好些了还是更……加重了？我不敢把事往坏处想，可不祥的预感像发面酵素，越胀越大。我手哆嗦着，揪出另一封信的芯，恨不能从纸背面看出吉凶来。却是一位多年没见过面的亲戚写来的，听说我在高原，托我买妇科良药藏红花。气得我直想把信撕得粉碎。妈妈，您老人家怎么样啦啊？

真是忧心如焚！

“我这个同学来信骂我不够朋友，说她上封信问我的事，为什么不答复。谁知道她上封信说的是啥？”游星把空信封摇得像把蒲扇，“怎么样？咱们到通信科去找信吧？”

这一次，我没有拒绝。宁愿挨批评，也不愿忍受这种煎熬了。

众人的目光，追随着我们：这俩兵胆子够大的，竟敢私闯禁地。游星义无反顾地走在前面，好像她是我的班长。

通信科的岗哨枪刺闪闪亮。我稍踌躇，游星大步凛然地闯过去，像刘胡兰一样英勇。两位哨兵大概从没碰到过这种情况，竟被震慑住了，或许以为我们有什么特许，竟一声未吭。

尽管我们对信件之多早有准备，还是对眼前的景象大吃一惊。

人们解开鼓囊囊的军邮袋的封口铁丝，成千上万封信就像窒息过久的鱼群，倾泻而出。人们揪着军邮袋的犄角，拼命抖动，生怕有一封信掖在夹缝里。信像山洪暴发似的积聚起来，淹到人们的膝盖、大腿根、直至腰腹……无数信件色彩斑斓地翻滚着，通信科的库房好像信的游泳池。通信参谋们艰难地涌动其中，把一封封信分门别类拣好，然后马不停蹄地转送给望眼欲穿的弟兄们。缺氧加上信的压抑使精壮的小伙子们气喘吁吁。

“嗨！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”参谋孔博半个身子陷在信堆里，像发现了国境那边的特务一样叫起来。

“像平常那样走进来的呗！”游星轻松地回答。

“既然进来了，就暂且不要出去。不然出出进进如履平地，你们挨不挨剋我不管，我可是担当不起。”孔博不耐烦地挥挥手，他手中恰好拿着一个硕大的牛皮纸信封，呼呼作响。

“那封信是我的！”我不顾一切地扑过去，信被摔得哗哗作响。

“你也没看，怎么就知道是你的？”孔博不屑地瞄了一眼。

“只有我爸爸才会用旧牛皮纸袋子糊这种大信封，因为我说过一次，阿里路太远了，街上买的信封不结实，都磨破了……”我几乎呜咽起来，去抢孔博的手。

孔博的眼珠瞪得像牦牛，他的嘴唇翕动，读出了信封上我的名字，然后把信郑重递给我。

这是一封最新鲜的信，妈妈的病已经痊愈了！

我感激地冲孔博笑笑。他停止了选信，正关切地注视着我。他很高大，信的海洋把别人堵到胸口，对他才到军装的第三颗纽扣。恰好那一片“海域”以白色信封为主，这使他更像一座矗立在白色底座上的标准军人胸像，英俊潇洒。

孔博讨好地把卫生科的信件都递过来。我说：“咱们走吧。”我可不想在众目睽睽下拆阅私信，半年的喜怒哀乐，浓缩到短短几分钟内，要真是再有什么揪人的信息，我也许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肌。

游星说：“不走，信还没拣完呢！出去了再想进来可不容易！”

孔博赞同游星，说：“留下帮忙吧。要是领导批评，我替你们说话！”眼睛却看着我。

想早些得到更多信的愿望，像饥饿中看到的食品，在不远处强烈地散发香气。我点点头，豁出去了。

我们帮着分信，手忙脚乱。发现一封自己的信，就无所顾忌地撕开，贪婪地阅读。

“我们该走了。”游星懒洋洋地对我说，全失了刚才的锐气。

“为什么？不是说好了吗……”孔博比我还莫名其妙。

“该来的都来了。就是拣到天亮，也不会有我一个便条了。”

游星打了一个哈欠。她并不像一般女孩在这种时候忙用手掩住口，而是大张着嘴，我们看到她雪白的牙齿和柔软而鲜艳的舌头。

不知她的同学和她探讨的问题如何，她手里只有薄薄几封信。

我的信还远没有收完。一个军人对他能收到多少信，是有大致的估计的，犹如经验丰富的老农预测自己能打多少斤麦子。

“好。”我说。既然妈妈病的悬案已经解决，我重新想起自己的职责。

“那你们把卫生科的慰问品带回去吧。”孔博似乎很想给我们多找点麻烦。

“不带不带！那么多东西，还不把人压趴下。反正人手一份，早晚都有我们的，我才不当这苦力呢！”游星没好气地说。

“早拿晚拿自然都有一份，没人贪污你那份军饷，可袋里的货色是不一样的。”孔博不动声色地说。

这一手果然厉害，游星是什么都想拔尖的角色。慰问袋可不是制式产品，老百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，谁知道袋子里装着什么秘密？

“在哪呢？”游星问。

成千上万个慰问袋堆积在一起，又是别一番景象，它们大多是红布缝制的，映出娶媳妇般的热烈。每一个都裹得鼓鼓囊囊，显出莫名其妙的棱角，引起人对内容物的无限遐想。

“你们随便挑。”孔博像一个慷慨的地主。

游星偏不听从指点，绕过大堆，直取单放的一小撮。

孔博不客气地说：“别动！”

“为什么？我偏要动！”游星才不管这一套呢，两把扯开绣着金色五星的花布袋，只见里面是条绣花汗巾。“这有什么呀，我还不稀罕要呢！”游星嘟囔着，甩到一边，再接再厉地翻找。

又扯开一袋。一双修长的鞋垫蜷曲着掉出来，上面绣着一对绿莹莹的鸟，丝线缠绕，十分精致。

“这袋我要了！”游星抓得不撒手。

“先看看你能不能用吧？”我提醒她。

游星把小巧的脚丫从毛皮鞋里退出来，金鸡独立地比量了一下，长出一大截。那位痴情女子是为一个有着修长足弓的高大男子预备下的。

“我可以把前面剪掉一截。”游星思忖说。

“多好的东西，那样岂不可惜！贪污和浪费可是极大的犯罪。”孔博抱着双肩，一副于心不忍悲天悯人的模样。

“可惜啦？怪不得藏得这么隐蔽，原来是私房，给自己预备的！”游星将鞋垫甩回去，嘴里不依不饶。

“这都是相好的众弟兄托我给留出来的，你们若是喜欢，就拿走。”孔博说的是实情。年轻的军人们白雪皑皑的高原，抚摸着一个不相识的女子精美的绣品，当然有许多美好的联想。他们会在没人的时候，独自对着那花儿鸟儿发呆。夜晚，会有模糊而美丽的身影，穿行于他们的梦乡。

“留着你们单相思吧！我们只想找点吃的，是吧？”游星冲我闪闪眼睛，示意我同她一块儿清理慰问袋。

整整一个冬天的脱水菜和干羊肉，我们的舌尖已经不记得饱含汁液的食物是怎样的感觉。顾不得矜持，我和游星流水作业，解开一个又一个小红口袋。

花生，走油了。瓜子，哈喇了。沙枣，名副其实揉搓成砂尘一样的粉末。偶尔还有面粉青油烙成的馓子一类吃食，被漫长的搓板路颠簸得风尘仆仆如出土文物……

我们面面相觑。

“撤吧！”游星惨然叹了口气。

孔博也再找不出什么理由挽留我们了。

突然，我们闻到了一股奇异的清香。香味游蛇似的牵引着我们的视线，我们看到一个毛茸茸的粗糙袋子，“八一”两个字都快粘到一起了。

“这准是个又胖又黑的丫头绣的。”游星很肯定地说，伸手去解带子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我挺吃惊。

“凡是这样的姑娘都比较笨。”游星是白而窈窕的，很自信地说。

孔博和我交换了一个眼色，自然是不赞成。但我们来不及说什么，那清香像滴入盆中的墨水迅速弥散，笼罩了我们的肺腑。

我们头顶着头，凑近了绣工拙劣的小袋子。

协理员要我召开班务会，落实“一帮一，一对红”。

协理员是卫生科的政委，对我们女兵班抓得特别紧，什么都是他说了算。我想他既是“协理”，就该以协助科长为主要工作，可科长除了医务以外全得听他的。

我们叫他“老协”，其实他的年纪并不大。眼裂很小，几乎都是黑眼球，注视你的时候像只枪口。说话时喜欢做大幅度的手势，全不像高原上的人因为缺氧而动作黏糊缓慢，他是呼呼有风，很有权威的样子。

“会议由你掌握，我参加。”老协拍拍我的肩膀。

虽已是五月，我们依旧穿着棉衣。透过里外两层布和厚厚的棉絮，我感到他手劲很大。

老协是绝不容许别人拍我们的，但他自己例外。

我根本不想当这个倒霉的班长。不是女人的功名欲天生弱，而是这个小官太难当。大家都是同一天入伍，好像一胎所生的孪生姐妹，谁也不服谁。加上女孩子事儿多，今天肚子疼出不了操，明天两个人闹别扭哭天抹泪……我可不愿负这么大责任！

游星想当，这我知道。将门出虎子，肯定也出虎女。我父亲不过是工厂里的一名工人，从学徒到退休没领导过任何一个人。当然，我妈除外。

我把让贤的意思同老协说过，老协说：“让游星当，是她领导我还是我领导她？”我就没法再说什么了。

“一帮一不就是自由结合，两人都愿意，不就一对红了吗？”我觉得挺简单的事，干吗这么如临大敌！

“那怎么能成。你以为这是谈恋爱，王八瞅绿豆，对了眼就成，就一对红了？总要分出个好坏，萝卜白菜搭配着来。要不，乌龟找王八还不成了一对黑！”老协谆谆教导我。

我的脸像涂了消毒酒精，先发凉后发烧。谈恋爱这些词，是女兵们的大忌。老协三令五申不断强化，紧箍咒每天念三遍。我们终于像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的实验狗，听到这个词就胆战心惊。老协是我们的直接领导，他说，我只有忍着听下去。要是别人，当场摔给他一个脸子！

“只是班里谁算萝卜？谁算白菜？”我问。其实老协这个比喻并不精彩。在高原，萝卜白菜都是极金贵的。

老协盯着我，不回答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。

想来我这个当班长的，该算在萝卜堆里。其余人呢？我认为是萝卜的，老协没准认为她是白菜。于是我说：“您看先把班上同志分成两组，再一对对掺起来，行吗？”

老协很满意我立竿见影的进步，大笔一挥，把我的班分解为两大阵营。他把游星归在白菜堆里了。

会在女兵宿舍开。乍停了炉火，屋里凉得疹骨。女孩子们特有的冰清玉洁，窗户、碗柜上悬垂的白色纱布，更增添了寒意。

游星把黑羊毛的皮大衣拉开盖在腿上。老协扫了一眼刚要说话，游星抢先道：“我有关节炎。”

“大家都像你一样，还怎么打仗！”老协依旧批评。

“大家绝不会都像我一样，我就是我。”游星很骄傲地说。

我真为游星捏一把汗。她聪明，能干，技术好，就是嘴巴太锋利了。

是的，没有人敢和游星一样。大家都规规矩矩坐着，会议进展

顺利。蒙在鼓里的众姐妹不知道自己是萝卜还是白菜，按照老协私下的方案，一一结成对子。

我和芦花一对红。说实话，她不该算白菜。人很内秀，长得温顺甜美，性格安安静静。她是农民的女儿，真正的三代贫下中农。农村女孩能当上兵的很少，真是万里挑一。芦花不知怎么就被挑上了。人们刚一看到她的相貌，就认为有这样漂亮脸蛋的女孩子一定很妖，待发觉她确实是安分守己的女孩，便格外对她怜爱。也许她的一帆风顺，凭的就是这份长相上的福气。

老协说我工作多，该有个省心的一帮一对象，就把芦花编给我。

“班长，以后你多帮助我。”芦花真会说，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开一次会，搞一项活动，就好像重新认识一次。

大家都没事了，正准备散会，游星一把掀开大衣，站到地上：“报告！我有个问题。我那一半红探亲去了，在这段时间内，我是否单独红下去？”

这是个疏忽。原本一一对应，偏巧游星那个伴家有急事，破例下山了。

老协一时愣住。

“请问，我是不是可以到别的单位找个人红下去，比如炊事班？”游星不失时机地抖出自己的企图——她嘴馋爱吃。

“那不成，炊事班都是男同志。”老协这一回反应挺快，而且马上有了对策，“这样吧！游星和周一帆结成一对红。至于芦花同志，和我结成一对红。怎么样？”

芦花笑咪咪的。大家都羡慕芦花的好运气。和协理员一对红，入党提干的把握大多了。

“哟！协理员你不也是男同志吗？”游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。

“我……我是男同志不假，可我这个男同志同别的男同志不一样。我是你们的领导，相当于……对，相当于中性。你们连我都信

不过，还能进步吗？”老协咻咻吐气。

看来游星和我是要同甘苦共命运了。真有点打憊，和她在一起，只怕不知谁是萝卜，谁是白菜。

谁知游星嘻嘻一笑，说：“协理员，那多余出来的是我也不是芦花呀。按理说，该我和您一对红！”

老协无可奈何地摆摆手说：“算啦算啦！我倒有个发明，干脆你们三个组成个一对半红，没准还成个新典型新创造呢。”

高原是地球苍老的额头。

高原是缓慢隆起的。它不慌不忙像个知道要赶远路的智者，有条不紊地跨过一层层台阶。那种突兀陡峭而秀丽的山，是初出茅庐的乳儿，它们长不了多高就要夭折在精雕细刻的险峻中，犹如儿童搭起的单薄的积木。只有浑重的看不出膨胀的然而却是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堆积，才能铸造出最高但最寂寞的莽原。

高原的景象不应该是凡人所能看到的。它在冰雪的冷藏中保存了亿万斯年，严守着它生成时的模样。冰川织就的长纱逶迤几千米，将它包裹得如同一具白色尸身。它会冷不丁刺出锋利的匕首，将胆敢窥视它奥秘的人，解剖为血腥的尘埃。奇寒而威猛的山风，犹如铁制的鬃毛，每一根都可以扫瞎你的双眼。高原有无数透明的吸盘，像硕大无比的章鱼，贪婪地吮吸着活的生命的一根羽毛每一次呼吸。它把偶然穿越的飞鸟和勇敢的探险者，游戏般地摆在雪的祭台上，一任它们百年新鲜。

高原是那样的浑然一体，国界横贯高原，是一道稀疏的篱笆。

高原师就是看守篱笆的人。

看守篱笆自然需要勇敢和机智，但你首先是要学会不被高原扼死。要活得健壮，活得潇洒。

聪明的游星终于错了一回，那个做工毛糙的慰问袋，不是什么黑胖姑娘绣的，而是广东湛江某小学的少先队员们寄来的，要求亲爱的边防军叔叔们把袋里的葵花籽种到国境线上去，这样葵花盛开